

公孙梦 著

风魔剑客

(下)

蓝天出版社

第二十七回 洞中魑魅

苍龙天尊洞虚老谋深算，他今日主要的对手是蒙面人一伙，因为是他们劫了玉佛。

要是混战中对方浑水摸鱼，连龙虎宫的人一齐斩杀，或是趁乱溜之大吉，那就大大不妙了。

所以梅奇突然现身挑战，他就顺水推舟派人出战。

然后以传音入密通知三官二散仙，密切监视蒙面人动静。

东路游神蒋义，硬着头皮出阵。

孟老头突然笑道：

“喂，老道，翡翠古佛在蒙面人手里，你不怕他们溜之大吉么？”

五虎门主林公攀知道孟老儿的用意，灵机一动，扬声道：

“老道，上官家的四极阴阳断魂剑谱，也被他们骗去了呢！”

洞虚一惊：“你是什么人，有何凭据？”

上官夫人万书韵大声道：

“邢天波这个畜牲，骗走了我家剑谱，是我交给他的，

“你还要什么证明？”

孟老儿道：

“老道，你要玉佛，我要剑谱，这不都着落在这伙人身上么？”

洞虚立即转向蒙面人首领：“此话可当真？你们把剑谱骗走了？”

首领道：

“谁是邢天波？我们不识此人。”

孟老儿道：

“取下面罩不就现形了么？”

洞虚狞笑道：

“原来你们已夺取了两项宝物，怪不得迫不及待赶来阴阳洞！说起来你们这伙人罪该万死！勾结龙虎宫叛逆，劫夺了玉佛，不把你们碎尸万段，难以解恨！”

他抬起大袖一挥，龙虎宫人立即从侠义道一方撤出，改而面对蒙面人一伙。

蒙面人首领冷笑道：

“洞虚，你以为老朽怕了你么？这玉佛本就是老朽家传异宝，被人窃走流失，你龙虎宫把它夺了去……”

梅奇突然喝问道：

“你是什么人？敢报出姓名来么？”

首领喝道：

“你小子不配问！等一下再收拾你！”

梅奇道：

你还要什么证明？”

孟老儿道：

“老道，你要玉佛，我要剑谱，这不都着落在这伙人身上么？”

洞虚立即转向蒙面人首领：“此话可当真？你们把剑谱骗走了？”

首领道：

“谁是邢天波？我们不识此人。”

孟老儿道：

“取下面罩不就现形了么？”

洞虚狞笑道：

“原来你们已夺取了两项宝物，怪不得迫不及待赶来阴阳洞！说起来你们这伙人罪该万死！勾结龙虎宫叛逆，劫夺了玉佛，不把你们碎尸万段，难以解恨！”

他抬起大袖一挥，龙虎宫人立即从侠义道一方撤出，改而面对蒙面人一伙。

蒙面人首领冷笑道：

“洞虚，你以为老朽怕了你么？这玉佛本就是老朽家传异宝，被人窃走流失，你龙虎宫把它夺了去……”

梅奇突然喝问道：

“你是什么人？敢报出姓名来么？”

首领喝道：

“你小子不配问！等一下再收拾你！”

梅奇道：

这是在劫难逃，无人在这种情形下可以逃开，也来不及对抗。

蒙面人离孟老儿不过三丈，实在是太近太近。

然而，奇迹发生了。

孟老儿身子并未挪动，人们只觉一道蓝影一闪，“砰”一声大震，卷起满地尘灰，罡风激得三丈内的人急忙后退。

紧接着“扑通”一声，有人重重地摔在草坡上。

几十双眼睛不顾灰尘未落，急匆匆探视孟老儿站立处，齐都“啊”了一声。

孟老儿仍然笑眯眯站着，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

只是在他前面三尺地，站立着梅奇。

而那个偷袭孟老儿的蒙面人，已躺在五丈外的草坡上，动也不会动了。

“嗖嗖”！蒙面人蹿出了两个，跃到伤者跟前一瞧，接着就站了起来大声道：

“五兄弟已死！”

所有的人都倒抽了一口冷气。

特别是蒙面人一伙，知道这位死者的身手不凡，居然一招被人毙命，俱都惊得呆了。

死者头上的面罩已被罡气震开，是一个六旬左右的老头。

苍龙天尊洞虚突然仰天一阵狂笑，笑声中掺和着仇恨和悲凉，令人听了满不是味。

笑毕，他道：

“这不是幽冥使者王志华么？本座早就猜疑你们一伙乃当年故旧，现果然不出所料，狐狸尾巴已经泄露，你们还不把面罩取下来么？”

这话在侠义道人听来十分震惊，照此说来，两伙当年都是相识的，不知何故今日拔刀相向，这其中必有重大隐情。

但若是两伙因利害关系暂时又联成一伙以对付侠义道，这阴阳洞前就会变成一个屠宰场，双方定有不少人死伤，到最后鹿死谁手还难意料。

此时，蒙面人却不答理洞虚老道，转而虎视眈眈瞪着梅奇，恨不得把他撕个粉碎。

侠义道人看出他们要一扑而上，把梅奇当作了共同猎取的目标。

上官莹冰关切已极，身不由主来到梅奇身旁站定。

她要和他并肩迎敌、生死与共。

她要在即将爆发的猛烈攻势面前，替他分担一份灾厄。

与此同时，呆和尚、欧阳吉、江狂浪也先后来到了梅奇周围。

呆和尚胸前的铜骷髅，鲜明地落进了蒙面人的眼中，使他们中间有些人“噢”了一声，泄露出他们的惊异。

双方剑拔弩张，一触即发。

龙虎宫人突然慢慢退开，对蒙面人采取包围之势。

这行动大概并不聪明，等于提醒了蒙面人，龙虎宫人要坐收渔利。

为首的头领发出了一阵冷笑：“老夫今日铁定了心，宁肯毁弃了两件宝贝，也决不落于人手。

况且，你们就是两伙联手，也只是白费心机！”

说完，他突然仰天长啸，声音苍老嘶哑，十分难听。

啸声不长，只啸一声。

立即，从远处传来了一声长啸，声高而响亮。

“听见了么？二宝均在他身上揣着，现有老夫的召唤，他是不会前来的。

这下该明白了吧，你们不是枉费心机么？”

洞虚大怒，喝道：

“你这狡猾的东西，今日定不能便宜了你！”

旋即大袖一挥，对自己人下令：“把他们全都宰了，不留活口！”

龙虎宫人立即行动，向蒙面人逼过来。

又是一触即发之势！

侠义道人也顿时紧张起来，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

局势十分清楚，要是和龙虎宫一道，歼灭了蒙面人，之后必然就是与龙虎宫的狠斗。

要是袖手旁观，让双方斗个两败俱伤，又怕途中有变。

然而他们不可能就地商议，也不可能作一番思量，蒙面人与龙虎宫大战，已间不容发。

这时，人们鼻孔里似乎飘进了一丝异味，这味道颇像烧枯枝败叶那样，有些儿霉味。

这味并不浓，因而不突出，似有似无。

你以为是风从山上送下来的森林里的腐殖味，引不起你的注意。

侠义道诸侠就是如此，他们无动于衷，只专注地盯着双方即将爆发的拼斗。

这时，蒙面人也分散开来，各自找好对手，慢慢地移动着，充满了威胁的意味。

蓦地，有人厉声叫道：

“快逃！百毒追魂烟——”

这声音凄厉恐怖，就像人临死前发出的嚎叫，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。

发出如此惊惶恐怖的声音的人不是别个，正是龙虎宫之首苍龙天尊。

他声音未完，人已腾身而起，最后一个字吐出时，他已在二十丈外，向山下逃去。

龙虎宫和蒙面人听到叫声，不愣不怔，洞虚老道才说到百毒追魂这几个字，他们已腾身而起，朝四面逃去。

仿佛他们早就知道这种东西，而且是闻名丧胆，不用人多说一个字，只要提起这名儿就足够了。

和他们相反，侠义道人莫名其妙，对两伙人的逃之夭夭而感到震惊。

只有孟老儿和徐宛珠大叫起来：“快离开此地，危险！”

众侠一惊，连忙施起轻功，也不知该往哪儿跑，只是往空处跃去。

孟老儿的声音又钻进了大家耳鼓：“回镇上去！”

这是大家都听见了的，有了个会合的地方，于是急朝山下跑去。

下山不只有一条道。

众侠互相呼应着，慌不择路，而且本也不熟，什么地方好走就走什么地方。

下得山来，已不是原来的镇子。

这个镇子比来时的镇大得多，人口也多得多，当即由金浩金管家到一间旅舍包了房，众人总算有个栖身的地方。

徐宛珠和林雅妹忙着到各屋去发解毒药，并问众人有何不适的感觉。

无例外，男女老少都感到头晕恶心，十分不好受。

徐宛珠分发了药丸，嘱大家服后运功催发药力驱毒，可保无虞。

所有的人都分发到了，只是不见梅奇和孟老儿，不知是下山时走岔了道，还是他们根本就未下山。

上官莹冰十分焦急，但又不好显露出来。

当她站在梅奇身边时，梅奇没有看她，只把眼睛盯着蒙面人一伙。

那时情况十分紧张，稍一松懈，就有杀身之祸。

当那股腐质土气味入鼻，徐宛华和孟老儿大叫快走的瞬间，他转身对她轻喊了一声“快走”，关切之情流于脸上，她不禁芳心大慰，但马上又听到他说：“现在不是姑娘找我报仇的时候。”

话一说完，人已跃出，向侧方落去。

她没有解释的时候和机会，他把她来到自己身边的意思完全搞反了。

他竟以为她站到他身边是为了报父仇！

她不禁又伤心又怨恨。

可是，这又怎能怪他？

和大家来到小镇上住下来后，她越想越难受，把刚才的情形想了又想。

他叫她快走，脸上确是无误地显出了关怀之情，然而说她不是报父仇时候的一句话，却冷得让人心寒。

他对她已产生怨恨，彼此的鸿沟已深。

要想填平鸿沟，消除他心头的怨气，只怕是不容易的事。

这时，林雅妹送药到来，把药分给她和花素秋，令她们赶快服下，运功驱毒。

她俩照办了，关上门，运起功来。

上官莹冰却怎么也入不了定，心思静不下来，直到花素秋说她，才勉强地运起了功。

但接着房门敲响，花素秋开门一看，是杨家兄弟，来探望她俩呢。

说不了两句话，杨燕和骆震坤也来了。

杨燕和二女同住一间，刚才不知跑出去做什么了。

杨燕一见两个哥哥就嚷道：

“还不快回去运功，你们不怕两位姐姐中毒么？”

杨家兄弟啾啾答应着，赶紧走了。

杨燕把骆震坤也打发走，关好房门。

花素秋笑道：

“还是燕妹厉害，要不然你那两位兄长一坐下来，就不知何时肯离开了。”

杨燕也笑道：

“对这些臭男人可不能太客气，要不然他们成天像苍蝇似地围着你转，这怎么受得了？”

两人大笑。

唯独上官莹冰心事重重，笑不出来。

她明白梅奇不会来和大家会合一起的了，他怕自己母女与他纠缠不清，所以远远避开。

这叫她怎么办呢？她一点机会也没有，又怎么向他说明呢？

运完功，胸头的恶心感已消失，然而烦闷依旧像铅块一样，重压在她的心上。

旅舍有两个小院，他们包了内院。

运功完大家在店里吃饭，饭后林门主知会大家在院中小天井议事。

上官莹冰这才有机会向大家引荐杨家人和骆震坤。

众侠中除灵性大师及四武僧外，谁也不认识。

听见他是住持灵泉大师的师弟，都微微有些惊异。

大家相互见礼，寒暄一番。

林门主请大家发表高见，以确定行止。

杨鹏把阴阳洞所见的新旧灵鬼簿及洞中情况讲述一番，

因为广州这一拨人还未进去过。

卓帮主道：

“蒙面人带着玉佛、剑谱，来找什么人呢？莫非他们约定就在这阴阳洞交易？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就只能监视住洞口。”

蓑衣客金旭道：

“这阴阳洞有些古怪，该进去仔细探查一番。”

灵性大师道：

“龙虎宫主脑三天尊都来了，这事非同小可，我们必须小心了。”

出尘居士道：

“蒙面人个个身手不凡，也都是劲敌，要想从他们手上夺回玉佛，只怕不是易事。”

林公攀道：

“今日这阵突如其来的毒烟，从何而来，有人看见了么？”

无人答话，当时只顾往山下跑。

呆和尚慧聪见无人说话，便道：

“俺看见了，是从阴阳洞出来的。”

大家都吃了一惊。

万书韵道：

“你看清楚了么？”

“俺看见的。”

那烟一阵一阵往外冒，好像被风吹出来的。”

骆震坤道：

“那洞不通，哪来的风？”

金浩道：

“用掌风也可送出来。”

卓群贵道：

“由此看来，洞中有人。”

杨鹏道：

“龙虎宫人潜藏在洞的上峰，莫非他们不知道洞里潜进了人？”

江狂浪道：

“此洞必有古怪，应该再去探查。

在下以为，现在就去。”

林公擎想了想：“去三人如何？”

徐宛珠道：

“只怕势单，人家都是高手。”

林公擎解释道：

“人去多了既不便隐身又不便逃脱。

我们选出武功较高的人去，目的在于探查情形，并不找人动手，万一见势不妙，走也走得快些，各位以为如何？”

大家觉得也只有这样办较为妥善，便都表示无异议。

林门主道：

“那么，在下就要派人了。

江大侠、欧阳大侠……”

杨鹏、骆震坤也争着要去。

他俩都说，武功虽不高，但原先进去过，总是熟悉些。

林门主道：

“那就四位一块去吧。

另外，请各位兵刃不要离身，也不要撞离此院，千万小心为好。”

议完事，该出发的出发，该休息的休息。

万书韵把上官莹冰叫到自己屋里。

“你为何不辞而别，好叫娘牵挂！娘知道你为邢天波记恨着娘。

但那只是娘一时的糊涂，你总不能老记在心上。”

上官莹冰默不作声。

“此次相会，你对娘也如此冷落，难道养你一场，得到的就是这种回报？”

“娘，女儿出外，情非得已。

要说女儿记恨娘，那是没有的事。

女儿心中烦闷，不想多说话，如此而已，娘不必怀疑。”

“如果这样，娘也就放心了。”

上官莹冰回到自己屋里，盘算着要出去找梅奇。

但又怕惊动了大家，累得全体又出去找她。

她只有拼命克制住自己，企盼一两天内能见他。

直到天黑，江狂浪等四人竟没有回来。

这可急坏了大家，特别是杨燕、花素秋。

上官莹冰在房里安慰她俩道：

“不必担心，他们四人武功都高，不会发生意外的。”

花素秋道：

“我总觉得阴阳洞古里古怪，不是什么好地方，只怕他们……”

她想说“遭了毒手”，又怕杨燕太伤心，便把话咽了下去。

但杨燕又不是小孩子，哪能听不出来。

她把搁在床上的柳叶刀抓在手，道：

“我出去找找看。”

花素秋道：

“哎呀，你一人怎么去得？”

杨燕心急如焚：“莫非见死不救不成。”

“可他们在哪里也不知道哇！”

“上山找去，我是非去不可。”

这时房门敲响了，杨燕一下跳了起来，以为骆震坤回来了，拉开门一看，是二哥杨鹰。

她泄了气，转身回到床边。

“噢，燕妹，怎么带着兵刃，要出去么？”

“不出去怎么办，大哥他们到现在都没有回来，八成是遇上险了，正等我们去救呢！”

杨鹰道：

“我也正惦记着，走吧，我陪你走一遭。”

“陪我？大哥不也是你的大哥吗？”

花素秋道：

“走，我也去。”

上官莹冰正愁闷得要命，她多想出去寻找梅奇啊！这不正好是理由么？

“走，别惊动了大家！”她从床上抓起了剑。

这是梅奇递给她的“灵凤剑”，她要随时带着它，决不把它还给梅奇。

花素秋道：

“人多出去不行，一个个走，到旅店外会合。”

说完，她当先走了。

上官莹冰生怕和杨鹰落在后面，抢着出了门。

四人在旅店外会齐，街道上冷冷清清，很少有人走过。他们辨别清楚方向，便往山上赶。

夜间山路难走，路径又不熟，但他们总算七摸八绕，到了阴阳洞前。

晚上见到的阴阳洞，跟白天大不一样。

洞里黑黢黢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人站在高大的洞口前，就像站在巨兽的口边一样，直觉得一股寒气冒心头，不敢贸然进去。

杨燕小声道：

“妈呀，还真让人害怕。”

花素秋轻轻道：

“害怕是害怕，但为了救人，也顾不得了。”

杨鹰是男人，胆子毕竟大些，道：

“我走在前，你们跟着吧。”

说着从怀中取出引火淬儿，这东西又叫发烛，以薄如纸的松木片制成，涂以硫磺，取火方便。

他左手拿几片淬儿，右手抽出了柳叶刀，大踏步往里走。

杨燕紧跟着他，花素秋又在她后，上官莹冰押尾。

走到洞底，该往阴洞转还是阳洞转，杨鹰回头问三位姑娘。

杨燕说：“先看阳洞吧。”

杨鹰立即在壁上划了一下，一朵绿色的火焰跳起，他高举着进了阳洞。

阳洞里的佛像在白天看起来亲切和蔼，可在夜间就变了样。

淬儿燃起的淡黄火焰，只能朦朦胧胧映出不大的一个光圈，使得壁上的雕像若隐若现，它们又好像在晃动，有了灵气，让人汗毛直竖。

他们战战兢兢看了看，并未发现什么，便从阳洞里退了出来。

可是，一进到阴洞里，却是愈发糟糕。

一种阴风袭人的气氛，立即笼罩了四人，仿佛他们从人间一下子跌进了地狱里。

在淬儿阴凄凄的模模糊糊的光亮中，四壁上的恶鬼像无数的精灵，在无声的狂笑着，咧着血红的大嘴，露出尖